

自由主義政治觀念的進化

● 董國強



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 (Frederick Watkins) 著，黃輝、楊健譯：《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按照書前的「中譯者序」，《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的英文原書「初成於法西斯主義顛峰時期，修訂於冷戰時期」，距今已逾半個世紀。不過，在讀完該書以後，我們依然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教益與啟迪。

與目前國內學界討論自由主義的一些論著相比，該書有兩個鮮明特點：

第一、該書特別強調一些相關概念、術語與歷史背景之間的緊密

關聯。作者沒有糾纏於抽象的理論和概念，不對經典理論家的論著作注疏式的引證和闡述，而是試圖通過對西方歷史簡略而有系統的疏理，考察政治觀念產生和變遷的歷史根源，總結歸納不同時期的時代特徵，辨析各種政治思想及實踐的具體內涵，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和矛盾衝突，從而使我們對西方政治理論的發展源流有一個比較明晰的概觀，同時對一些相關的概念、術語的內涵有更具體、深刻的理解。

第二、該書考察的時段，上自古代希臘、羅馬，下迄二十世紀中葉。由於作者是以時代、而不是以思想家個人作為分析論述的基本單元，所以他在書中引徵的內容，不但包括了許多耳熟能詳的經典理論家的經典論斷，而且也包括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傑出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一些傾向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現代思想家的政治主張，納入到西方政治傳統的框架中考察，對他們的思想源流和政治主張的具體內涵作出了自己的詮釋。這種獨特的體例和視角，對許多傳統的看法形成相當大的衝擊。

通讀全書後的第一個印象是，作者的論述深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比如在論述「國家」和「政治」概念的本質時，作者反對任何「天啟論」觀點和泛道德化的解釋，主張採用「經濟決定論」的觀點。他反覆申明：觀念本身就是物質環境的產物。

《西方政治傳統》一書作者的論述深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他反覆申明：觀念本身就是物質環境的產物。物質生產狀況的改變，會導致思想與行為的改變。因此，「政治」的本質是調處社會經濟關係，確定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原則。

迄今為止，政治制度包括憲政民主和獨裁專制兩種。一般論者在分析這兩種政治模式的思想根源時，往往訴諸不同國家、種族歷史文化的根性。但沃特金斯卻認為，西方政治傳統本身就孕育着上述兩種截然相對的政治理念的基因。他指出，無論是既得利益集團還是社會弱勢群體，都有可能傾向集權主義。

觀念的發展主要是為了滿足經濟需要。物質生產狀況的改變，會帶來滿足經濟需求的新機會，也導致思想與行為的改變。因此，「政治」的本質是調處社會經濟關係，確定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原則。「國家」也不過是經濟利益的間接表現。歷史上任何一種政治主張，都是某一階級經濟利益的意識形態化的表述，帶有鮮明的階級烙印和時代特徵。

與上述國家觀、政治觀相一致，他強調「自由」和「民主」的概念並不天生具有普世的性質，相反，在歷史上，它們是和「特權」概念緊密相關的，有着明確的外緣邊界，具有排他的性質。這種排他性，在一個國家或社會內部，表現為不同階級之間政治待遇的差異；在國家與民族之間，表現為宗主國和殖民地民眾政治待遇的差異。他列舉大量歷史事實，指出人們政治觀念的進化，在本質上，不是少數思想家理性觀念的產物，而是經過長期的、不斷的鬥爭和妥協，慢慢地實現的。例如近現代西方社會普世化的「民權」概念的形，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中產階級的覺醒和解放；農民階級的覺醒和解放；城市無產階級的覺醒和解放。而「民權」概念的每一次向下拓展，都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理性的政治妥協往往是以下層民眾不斷抗爭為先導的。

迄今為止，政治制度包括兩種基本的模式——憲政民主制度和獨裁專制制度。它們在理論形態上的對應物分別是「自由主義」和「集權主義」。一般論者在分析論述這兩種政治模式的思想根源時，常常傾向於訴諸不同國家、種族歷史文化的根性。他們的分析範疇通常是「東方的」、「西方的」，或者是「英國的」、

「德國的」，等等。沃特金斯的著作對這種傳統的看法也提出了挑戰。他認為西方政治傳統本身就孕育着上述兩種截然相對的政治理念的基因。他的解釋體系依然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他指出無論是既得利益集團還是社會弱勢群體，都有可能傾向集權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護其既得利益，必然傾向於獨佔政治權力，用一切手段壓迫下層階級的反抗；而社會弱勢群體——特別是那些難以結成團體與其他社會階層進行有效對抗的群體，如農民階級——也會傾向於依靠集權政府來建立相對公平的秩序準則，從而避免在完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淪為弱肉強食的犧牲品。在極端情況下，弱勢群體還可能傾向以暴力革命來取代既得利益集團，建立本階級的專政。因此，只要一個國家或社會中存在不同的階級，只要社會物質產出不敷社會消費的需要，階級間的衝突就不會停止，集權主義就有其潛在的基礎。換言之，集權主義、專制政治的出現，是由政治的現實功利性質和人類自私自利的本性決定的，而不是由某個種族和文化的特質派生的。

當然，沃特金斯闡述上述觀點，並不意味着他完全否認東西文明之間的差異。他在該書中也沒有放棄東西文化比較的研究範式。他從西方政治傳統本身發掘集權主義的思想根源，旨在客觀揭示西方政治傳統的內在異質性和多重性，藉以匡正簡單的歸類分析所造成的對東西文化價值判斷上的一些誤導。這體現了西方學者勇於自我批判的理性態度和科學精神。

必須指出，能夠自覺、熟練地運用歷史和經濟的決定論觀點來討

論政治問題，並不表明沃特金斯是馬克思主義者。書中反映出的思想觀念的多元性，並沒有掩蔽作者自由主義的思想底色。

自由主義在思想上有哪些特點？從沃特金斯的這部著作中，我們看到主要有三點：第一，自由主義強調經驗理性；第二，自由主義強調一切事物的相對性質；第三，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是開放的，它隨時準備接納經過實驗而被證明是合理的觀點和主張，並揚棄自身固有的錯誤或過時的觀點。這些傑出的思想品格，對自由主義理論自身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們賦予自由主義理論持久的活力，使它能夠與時俱進，從容應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

了解自由主義思想的上述特點，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沃特金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評判。一方面，他接受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理論範式，並承認階級關係的基礎是經濟利益，但同時，他認為階級矛盾並不是不可調和的。至少，以西方國家的現代經驗看，階級矛盾必然導致戰爭和革命的觀點不具普遍意義。一方面，他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類思想史的偉大貢獻，但同時，他也分析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無法成為西方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觀念上的一個致命錯誤，是試圖將自己構建的理想模式——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終結形態。這種企圖本身就是違背歷史辯證法原理的。一旦某種理論或設想被絕對化和固化，便與宗教的「天國」理論性質相類，其內在的生命活力便不復存在了。

另外，在論述「民主」和「專制」的概念時，作者也流露出典型的自由主義的理性態度。

一般而言，在「民主」與「專制」問題上，自由主義者是傾向前者的。自由主義者通常是民主主義者。但沃特金斯指出，「民主」概念裏面還存在着「絕對民主」和「憲政民主」的區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不是絕對的。如果沒有理性的考量和周密的制度制約，單純的「絕對民主」有可能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少數人的權利就會受到損害。這樣，民主政治就走向其反面，蛻變為一種變相的專制政治。基於上述認識，沃特金斯在論述民主問題時，主張採用「憲政民主制度」。他還指出憲政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社會多元化、權利與義務對稱、以理性的政治架構保持社會均勢三個基礎之上的。

如果說沃特金斯對「民主」概念的辨析反映出自由主義者對未來政治發展的一種理性、務實的理想追求，那麼他對歷史上的集權主義專制政治現象的成因與功效的具體分析，也頗耐人尋味。他認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集權主義的政治實踐也包含着理性因素。集權主義最主要的訴求，是造就並維持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而集權主義能夠引起社會各階層廣泛共鳴的時刻，往往是在民族危機深重之時，或者是在經歷了長期的內戰與動亂之後。這一類事例在古今中外歷史上俯拾皆是，不勝枚舉，顯然是言之成理的。

通過閱讀該書，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思想本身是沒有邊界的，思想史研究中的流派劃分通常只有相對的意義。一切有價值的思想的產生，都離不開歷史的傳承和思想之交融。這或許也是目前國內學界「新自由主義派」和「新左派」同人在討論自由主義問題時應該注意的一點。

沃特金斯一方面接受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理論範式，一方面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觀念上有致命錯誤，就是試圖將自己構建的理想模式——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終結形態。這種企圖本身就是違背歷史辯證法原理的。